

耳雅/著

江湖不挨刀

挨刀不挨刀，
挨得值不值，
要到最后才知道！



“萌系悬疑大神”

耳雅亲手打造Q版经典角色

首次呈现波谲云诡的神秘江湖
演绎另类喜感的儿女情长



老谋深算男人
费尽心机

P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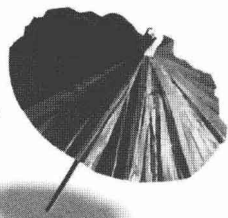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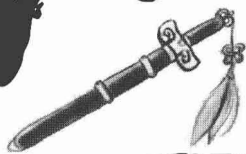
古灵精怪女子
初闯江湖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江湖不挨刀

挨刀不挨刀，
挨得值不值，
要到最后才知道！



耳雅/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湖不挨刀 / 耳雅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2.8

ISBN 978-7-5339-3443-9

I. ①江… II. ①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9152号

策划人 柳明晔
责任编辑 柳明晔 王晶琳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江湖不挨刀

耳雅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433千字

印张 15.75

插页 1

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443-9

定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第一章

人在江湖飘,只有你挨刀|||001

第二章

万人遇万人,如火殃池鱼|||020

第三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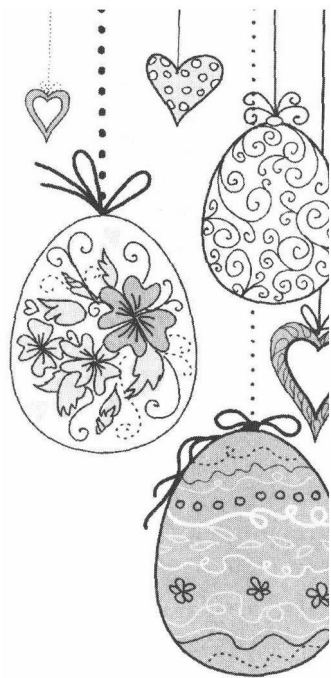
兔子不吃草,嘴刀心六两|||039

第四章

十里秦淮河,毒妇一箩筐|||055

第五章

二爷不算二,荒山木头人|||078



第六章

西行多风波,鬼城有奇遇///122

第七章

夜深人不静,预兆与伤痕///135

第八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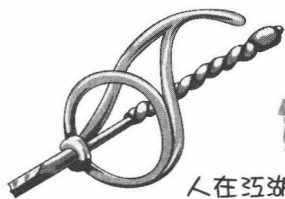
各怀心腹事,难取又难舍///166

第九章

无奈奈何门,真爱不释手///194

第十章

真心换不换,为我找挨刀///222



第一章

人在江湖飘，只有你挨刀

“小哥！”

正拿笤帚扫着墙根落叶的薛福，听到一声极好听的召唤，想想自己也不过二十出头，倒是合得上这一声悦耳的“小哥”，就带些局促地抬了个头。

眼前只有光溜溜的墙壁，枯黄的爬山虎蔫头耷脑地堆在上边，枝叶都焦枯了。薛福正杵着愣神，肩膀上叫人轻轻戳了一记，不痛不痒的。

他赶忙回头看，身背后站了个笑颜如花的姑娘，有个十八九岁的样子，个头不高不矮，俏丽得招人喜爱。穿了身鹅黄色的裙子，外头那件梅花堆锦的小坎肩忒别致，应该价格不菲。头发盘得也精细，垂下来的一绺还微微打着卷。

好看。薛福面皮红了红，眼观鼻鼻观心，尽量摆出稳当劲儿来，“小姐有事？”

姑娘伸出手，粉润的手心板儿里托着一锭银子。拿眼睛一打量，得有个二两，薛福估摸她是有事情想差使自个儿办，出手那样大方，必定有些来头。

薛福赶紧说了句：“小姐吩咐就成，不用赏银子。”

姑娘见他礼数全，人又不粗，嘴角翘起了几分，跟他商量：“小哥，给疏通疏通？”

薛福愣了愣，“疏通？”心里却琢磨，那声“小哥”真好听。

小姑娘没说话，只是回头，指了指远处长长的队伍。

离开墙根挺远的地方，有高宅阔院，气派的山门上一块匾额，写着“北海派”三个大字。大门前边两个守卫横眉立目、不怒自威的样子，比两边的石头麒麟看着还狰狞些。左边的角门前摆着两张长桌，拼在一起成一趟，后头三个老头正襟危坐，正给排着队的男男女女相面。

看一眼，老头若说个“过”字，就给块木牌，写上名字由丫鬟领进角门去。若老先生一挥手，连“不过”都懒得说的，就从另一边撵走了。

这阵仗可不是宫里选秀女，而是北海派在选丫鬟、小厮。

北海派是江湖第一大门派，庄主薛北海名动天下，家大业大，选下人有这样的阵仗也正常。薛福挠了挠头，“小姐，那是招打散工的下人呢。”

“你们北海派掌门薛北海要成亲，所以人手不够找人做散活儿，是吧？”

这姑娘的性子应该是俏皮大方的，说话的时候盯着人眼看，眼睛还有神儿，看得薛福更局促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是……是啊，招下人的，干粗活。”

“我想进宅做下人，怕排队，又怕他们不要我，所以来跟你走后门哩。”

姑娘说得轻松，薛福可傻眼了，仗着胆子上下打量她，怎么看都是个娇贵的小姐，哪里像是干粗活的人？

“小姐，快别说笑了，”薛福咧了咧嘴，为难状，“你哪里做得粗活！”

“做得做得！”小姑娘将银子又往薛福眼前凑了凑，“小哥，帮帮忙！”



薛福寻思了下，指指不远处的角门里边，那里站着个背着手、趾高气扬的中年男子，告诉姑娘：“那个是管家薛忠，他管事儿的。我就是个扫地的小厮，做不得主，你不妨去求求他。”

小姑娘却不为所动，摇头，“北海派的下人里头，你比他们都大些，你定做得了主！”

“你……怎么看出来？”

“我若说准了，你就收了我这银子帮我疏通个，怎样？”

薛福点了点头。

“那些管家下人个个颐指气使的，就你老实巴交却没人欺负你。”姑娘边说边瞄了眼薛福的手，“这么多下人里，数你的手最嫩、皮肤最白，穿的料子也最好，所以你平日一定不干粗活，是伺候庄主的吧？”

“姑娘好眼力。”薛福服气了，愿赌服输，就收了银子带她从后门进大宅。

边走，薛福边问：“你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，干吗要来做丫鬟呢？”

“想看红纸宝伞。”

薛福一听就明白了。这红纸宝伞是北海派的传世宝之一，这几天掌门要大婚了，准备拿出来图个吉利。据传说，红纸宝伞有招福祿、牵姻缘的妙处，哪家姑娘若是能打着这伞走几步，必定有大好姻缘，从天而降。

“对了，你叫啥名儿？”薛福问，“我叫薛福。”

“颜小刀。”

“像个男娃名字。”薛福去管事房中给她登记了一下名姓，取了套丫鬟衣服交给她，“就帮着打扫院子吧，你长得好看，内宅和大院都不会要你的。”

颜小刀见薛福说完就走了，禁不住“啧啧”两声：北海派的下人就是大气啊，都不怕她是坏人，还能拿着笤帚随处走。

颜小刀开始挨个院子扫地，顺便寻找红纸宝伞，想要开开眼界。刚走到第一趟院子门口，就听两个下人躲在角落窃窃私语。

“今晚动手？”

“就今晚！”

“到时咱们装睡，啥都别管！”

“好嘞。”

小刀觉得还是别进去了，就到了第二趟院子，这里似乎是灶房。刚走到窗边想看看天下第一大派的伙食怎么样，就瞧见有人鬼鬼祟祟，只见厨子正从一个武生打扮的年轻人手里接过一包药粉。

“下到掌门的汤里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会不会被发现？”

“夫人亲自喂他喝，他不会防备。”

小刀乖乖地蹲在窗台下边，决定还是去第三趟院子接着扫。这回，她脚步更轻了，跟个猫儿似的，贴着墙根。

扫到屋门口，就见窗户虚掩着，好奇瞄一眼，只见一个年轻贵妇大大方方地坐在一个武生大腿上，正说私房话。

“你看你还没正没经，我都快成你师娘了！”

“可今晚过后你就是寡妇。”

“那你坏死了，害人家守寡！”

“所以我会替师父好好照顾你……”

小刀哆嗦了一记，捂住耳朵从墙根溜走了——非礼勿听！

到了第四趟院子，院里静悄悄关门闭户。小刀喘口气，可算能安心扫地了。无奈她有些功夫底子，耳力又好，屋里人压低声音谈话又被听了个清清楚楚。

“今晚就要薛北海人头落地！”

“到时我就是北海派的新掌门。”

“记得逼他说出龙骨五图的下落，找到月海金舟和圣武皇谱。”

“他不说话，就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！”

小刀提起扫把，走到院子门口，伸手揪住自己两个耳朵，嘴里念叨：“叫你听话！你就不能不听话？”

路过的丫头们都捂着嘴笑她。

终于走到第五趟，也就是最后一趟院子门前，小刀被人拦住了，一个凶巴巴的门卫告诉她：“这是掌门休息的院子，不准随便进。”

颜小刀站在丫鬟们休息的通铺房外头，开始考虑是留下来等着看红纸宝伞呢，还是赶紧走，不蹚这浑水？

可惜还没等她考虑明白，天就黑了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

一个霹雷下来，天跟塌了一半似的。就在这时候，从北海派的第五趟院子里传来了一声惨叫，前边四趟院子却是鸦雀无声，静得跟死了一样。

颜小刀站在屋檐下，望着眼前豆大的雨珠从房檐滚落，盘算着，要不要多管闲事。

此时，薛北海身中剧毒还被捅了几刀，他忍着伤痛跑出来，慌不择路，踩空从后山的山崖滚了下去。

他始终不敢相信暗害自己的竟是平日最信任的人。就在他迷迷糊糊昏过去之前，看到有人走向自己：鹅黄色的碎花裙摆，一双好看的绣花鞋……

再醒过来的时候，薛北海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洞穴中，伤口已经处理过了，但还是浑身无力，眼前火光跃动。篝火旁边，一个娇俏的姑娘正在摆弄着自己滚落山崖时紧紧搂着的红纸宝伞。

“你醒啦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救你的人啊。”

薛北海听闻此言，忽然痴笑起来，“没想到，我认识的人都害我，我不认识的人却救我。”

颜小刀走到他跟前，“所以你要反省一下。”

“我反省？”薛北海似乎不能接受，“别人害我为什么要我反省？”

颜小刀用伞尖指着他的鼻子，认真地说：“我娘常常教导我，人在江湖飘，怎能不挨刀。但总挨刀就是你的不对！你不反省谁反省？”

薛北海目瞪口呆，“我……”

“北海派里头至少有十个人知道今晚有人要害你，怎么就没人给你提个醒呢？”颜小刀还往他伤口上撒盐巴，“你平日究竟有多讨人嫌啊？”

薛北海本就伤重失血，被她这样一说，气得差点背过气去。

正这时候，就听到外头有人喊：“庄主！庄主！”

“是薛福！”薛北海刚想答应一声，被颜小刀捂住了嘴巴，顺便一拂袖熄灭篝火。幸好外头雨很大，再加上她们身在离开地面两丈高的一个洞穴里，并未被发现。

“薛福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他不会害我的！”

“拉倒吧，那小哥也背叛你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能轻易进入北海派，说明他不担心我会害你，他知道你早晚是死呗。”



薛福喊了一会儿，没听到回音，就带着手下继续往前找，“他定受了重伤，给我抓活的！”
洞里二人听了个清清楚楚，颜小刀对薛北海挑挑眉——看吧！

薛北海颓然地瘫软，仰天长叹：“想不到我薛北海竟然有众叛亲离这一天，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”

小刀也不去理会他，让他在那里万念俱灰，自个儿则坐在一旁的石头上，摸摸红纸宝伞，暗叹这伞真漂亮，可惜要还给人家。

薛北海问：“恩公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刀听到“恩公”两字，头皮麻了下，回答：“小刀。”

“小刀姑娘是不是喜欢红纸宝伞？”

“喜欢哪！”

“我愿以此伞为酬劳，托小刀姑娘帮我办件事。”

“你是说，只要我给你办件事，这伞就送我了？”

“不错！只请姑娘帮我跑一趟杭州府。”

“嗯，说详细点。”

薛北海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用羊皮兜子装着的锦盒来，递给小刀，“去杭州府的星海园找我兄弟薛北凡，亲手将盒子交给他，提醒他提防北海派的人。”

“盒子里头是什么？”

“龙骨五图！”

颜小刀吐了吐舌头，人常说江湖有四宝：月海金舟、圣武皇谱、红纸宝伞、风月无忧。其中最神秘的就是月海金舟和圣武皇谱，据说就藏在北海水晶宫内。而这北海水晶宫的所在，就记载在这五块龙骨组成的龙骨五图上。

“这么贵重，你交给我不怕我独吞呀？”

薛北海沉默了会儿，开口：“既然自己人信不过，那就信外人吧。”

小刀想了想，看看盒子又看看红伞，“那红纸宝伞就是我的了？”

薛北海点头，与颜小刀击掌为盟，定下了这买卖。

次日清晨，大雨转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颜小刀打着红伞离开北海派后山，怀里揣着龙骨五图，赶船去杭州了。

薛北海在山洞里运功疗伤。这时候，一个人悄悄溜了进来，正是薛福。

“庄主，都办妥了？”

薛北海睁开眼睛，点头，“这次真是绝处逢生，也亏得你机灵看出她身份。”

“庄主，颜小刀真的能帮我们？”

“当然能。”薛北海微合双目，气定神闲，“接下来，就看北凡的了。”

五月，杭州府郊外的乡间小路。

路是黑土路，铺了一层细碎石子，再压一层灰泥石板。一场小雨之后，石板黑了，土路也不灰了，干净清爽。

一边菜田，黄澄澄一大片，小风一吹能拂出金浪来，加之水洗碧空，引得行人纷纷驻足。另一边鱼塘清澈，如镜的湖面映着天光，明晃晃铺出老远。水上有薄雾似浮云，水动云去。有早起放舟的渔夫扣弦唱上两句，给这江南晨景添了几分生气，越发衬得幻境一般。

就在这乡野淡素如水的景致里，远远地，出现了一抹亮眼的红色。

行人纷纷回头望，只见来路上，一个美人儿打着把颜色艳丽的红纸伞，坐着一匹小毛驴，慢慢悠悠地往前走。

这姑娘水灵，看着特别合这江南水景，红伞一把，映得雪白肤色粉盈盈，越发俏丽娇美。

颜小刀背着个小白包袱，坐在毛驴背上东张西望，想找找附近有没有茶棚，好吃个馒头。好容易看到了大大的“茶”招子，她赶紧从小毛驴上跳了下来，挑了个靠路边的位子坐下。

小刀收了红伞，小心翼翼地擦干放好，跟伙计要了碗豆花，还要了一个白面馒头。

伙计快手快脚给端了上来，还送上一叠自家做的腌黄瓜片儿。颜小刀跷着手指捏筷子，挑着黄瓜片就馒头，优哉游哉地吃起来。

吃了一会儿，路上行人就多了，苏湖一带向来商贾云集。雨一停，太阳一出，仙境一般的晨景也就散了，只留下了热闹和富庶。

茶棚渐渐客满，就小刀眼前还有三个空座。

“啪”一声，一把大刀横在了桌上，就在小刀的眼皮子底下。这刀长三尺三，宽口皮套，上有九节绑绳，还带着编号，估计来的是个官家。

小刀抬眼打量，眼前坐了个武生，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出头，五官端正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。他脑门上有汗，随意地用衣袖擦吧擦吧，叫伙计：“四个馒头一碗粥！”

小刀揪下一小口馒头就着黄瓜片儿吃，瞅见那人腰间半藏半露的一块金牌，应该是个捕快。

小伙子擦了汗等吃的，抬眼才看见对面坐的是个姑娘，拘谨地低下头，也不敢仔细打量，等着吃饭。

小刀微微挑起嘴角，心想：是个老实人呀。

她又吃了两口，那小伙突然抬头，对伙计喊了一声：“再来碗牛肉面！”

小刀张着嘴看他眼前瞬间消失的四个馒头和一碗粥，暗暗嘟囔了句：“饭桶呀！”

这边正吃着，又有人来了，在茶摊前一站，见没位子正犹豫。

伙计赶忙招呼：“二位客官，这里正好有两个空座！”

于是，一个人坐到了小刀和捕快手边的位子上，另一个人站在他身后。

小刀就听一个略微发闷的声音说：“一壶茶，两个馒头。”

虽然声音发闷，但能听出是个女人，与一般女子不同，这人说话清冷低沉。小刀觉得声音好听，就抬起头看，却吓了一跳。

身边坐的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正好也打量小刀呢。这人样貌很好，小刀猜他有些身份，因为带着份贵气，穿着讲究，举手投足也优雅。不过惹小刀注意的并非是眼前这贵公子，而是他身后站着的人。

那是个穿着黑衣戴面具的女子，她站在贵公子身后，像是随从或保镖，身材高挑纤瘦，就是戴着面具，看不出长相和神情，一把黑头发也藏在衣服里。

虽然看不到面容，但给人的感觉很冷酷、沉静。小刀对她十分好奇。

那面具女子也看了小刀一眼，没做声。

等茶水上来，面具女子先拿出银针小心地试了试，没问题才给那位贵公子放在眼前，又帮他洗了杯子倒上茶，做完后继续站到他身后。

那“饭桶”捕快正吃第二碗面，瞧见这情形，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：“自己有手有脚，还要人伺候。”

小刀嘴角又不自觉地挑起了几分，会吵起来么？

贵公子单手托着下巴，慢条斯理地反问：“金刀神捕郝金风，为什么跑到杭州来了？”

“咳咳……”

一听到“郝金风”这名字，颜小刀被馒头噎住了，伸手捶胸口。

那贵公子伸手给她倒了杯茶，递到眼前。小刀接了，道声谢，将馒头顺下去，余光瞥见面具女子似乎又看了自己一眼。

“我来捉拿薛北凡。”郝金风回了一声。



颜小刀原本决定放下杯子就走的，可一听到“薛北凡”三字，又坐着不动了，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薛北凡？

“薛北凡是我沈星海的朋友，他这一月都在星海园做客，不知道犯了什么事，要神捕大老远地跑来抓人？”

颜小刀心里“啧啧”两声，所以说无巧不成书啊！竟然在这儿遇上星海园园主沈星海。

“薛北凡那淫贼罪无可恕，我要抓他回去法办！”

“淫贼？”小刀没忍住，一句话冒了出来。

沈星海和郝金风都朝她看过来。

小刀赶紧低头。

郝金风问沈星海：“传说薛北海在成婚前夜暴病身亡，薛北凡竟然还在江南吃喝玩乐？”

“薛兄不喜涉足江湖，整日泛舟西湖逍遥自在，与他兄长关系淡薄。”沈星海帮着解释，“我与他相识多年，他虽风流却不下流，断不是什么淫贼。你查清楚，可别冤枉了好人。”

“冤枉？”郝金风一听这两字，忽然脸拉了下来。原本热情如火，现在忽然就像跌冰窖里了似的，声音也变了，皮笑肉不笑地开口，“难道阁下觉得我是那种冤枉好人、栽赃陷害、是非不分、卑鄙无耻的无能捕快？靠冤枉别人谋求升官发财？”

沈星海和颜小刀都捧着杯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这捕快怎么突然变了个人啊？

最后……小刀呼噜噜喝了口热茶，众人才回过神来。

颜小刀已经知道了薛北凡在西湖的某艘船上。既然郝金风这瘟神都在找他，自己还是赶紧去将东西送了，然后离得越远越好。想罢，放下两个铜板，起身准备离去。

小刀刚伸手牵了小毛驴，就听到郝金风又问沈星海：“龙骨五图在薛北凡手上么？”

沈星海赶忙一耸肩，“我可不知道。”

颜小刀不自觉地顿了一下，最后不动声色地牵着小毛驴走了。沈星海和郝金风还在对谈，似乎都没注意，唯独那面具女子，又看了小刀一眼。

等小刀走了，郝金风问沈星海：“你认识刚刚那姑娘？”

沈星海略一笑，“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我若认识必定会记得。”

郝金风摸着下巴自言自语：“觉得她有些眼熟，在哪儿见过呢……”

郝金风虽然不记得颜小刀，颜小刀可知道他，且两人还大有渊源。

二十年前，颜小刀的娘亲颜如玉是名震江湖的神偷，号称飞天狐狸。朝廷派下金刀神捕郝九龙追拿她，可未曾想，郝九龙非但没抓着颜如玉，刀还丢了，回来后辞官退隐山林。

江湖人都以为郝九龙是因为输给飞天狐狸受了刺激，其实不然。颜小刀听她娘亲说起过，郝九龙和她成了夫妻，生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就是郝金风，女的自然是颜小刀了，两人相差一岁。

婚后第三年，小刀刚刚满月的时候，颜如玉怀疑郝九龙出去拈花惹草，两人大吵一架后分道扬镳。儿子、女儿，一人一个。

郝九龙随即重出江湖，成了天下第一神捕。这负心汉还用画影图形缉拿颜如玉，搞得颜如玉带着小刀隐居山林。

小刀没想到一入杭州府就碰上同胞兄长，但一想起那个负心汉老爹，觉得还是别相认了。另外，郝金风刚刚一听到“冤枉”两字，怎么就变了一个人呢？

她边胡思乱想，边沿着西湖的堤岸走。湖上画舫如织，哪一艘上有薛北凡呢？

见前头有不少船家，小刀灵机一动，跑去问一个船工：“大叔，哪一艘是星海园的船呢？”

几个船工同时伸手指着湖上一艘刷了红油的两层大船，“那艘！”

小刀跑上附近一座桥，仔细看那船，就见正朝着自个儿的方向驶来。白衣男子正在船头，端着酒杯看风景。

小刀皱了皱眉头，看外形斯文，怎么就落了个淫贼的名头？

她正思量，身后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小贼。”

颜小刀一惊，回头看，只见一个拿着油纸伞的黑衣男子站在身后，正看她。小刀确定自己之前不认识他，想了想，她娘颜如玉的确是偷儿没错，自己可不是！她从小跟郎中学些医术，跟她娘学点三脚猫功夫，安分守己没干过坏事。估计是在叫别人，小刀扭脸继续看前方的船。

这会儿，那大船都快到桥头了，小刀就考虑着，是叫他一声，还是跳下去？

不料身后人接着又叫了一声：“唉，小贼。”

小刀回头，发现还是那人，“你叫我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我哪里是贼？”

“你偷了我家的传家宝，还说不是贼？”

那人背着手，风一吹，发丝跟着风轻轻晃了晃。说散乱吧，又好似不散乱；说整齐吧，又好似随意了些。就跟那人的面相似的，说端正吧，有些邪气；说邪气吧，又品貌端正。

小刀正想着这人是谁，忽然就听桥下一声怒吼：“淫贼，哪里跑！”

一听嗓门，小刀就知道是郝金风，本能地转身就逃，巧的是刚刚叫她“小贼”的那位，也跟她一起跑。

小刀惊讶，那人也惊讶，身后郝金风拔腿狂追。

小刀正心急，那人却笑着跟她搭话：“这么巧，你也是淫贼啊？幸会！”

颜小刀叫那人一声“淫贼”气得差点蹦起来。

就听身后郝金风喊：“薛北凡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小刀吃惊，看着身边人，“你就是薛北凡？”

薛北凡对小刀点头，“是啊。”

说话间，郝金风已经追到身后了，薛北凡忽然一拽小刀的胳膊，纵身一跃往桥下跳去。那艘大船正好到了桥下，接了他们，穿过桥洞往另一头驶去。

船上端着酒杯的那个白衣人见状，笑着打趣：“薛北凡，你大白天的还能捡个美人上船？真不愧这淫贼头衔。”说着，伸手指了指桥上跳着脚喊“站住”的郝金风，“今日初六，大凶，诸事不宜。”

小刀有些纳闷，郝金风功夫很不错啊，这里和桥面也不是多远，怎么不追过来？

身后那白衣人像是看出她的心思，说：“郝金风是金牌神捕，江湖上也有人叫他‘飞腿砚台’，因为他完全不会轻功，就靠两条腿狂奔。”

颜小刀乐了，可能是因为颜如玉以轻功了得，郝九龙那负心汉还记恨当年的事儿呢，所以不教儿子轻功。啧啧……所以说男人一旦变了心就翻脸不认人。

就在众人以为成功逃脱郝金风的追赶时，他却“嚯”地爬上桥头，用力往前一蹦……“扑通”一声。

郝金风果然名不虚传，不愧为“砚台”，刚冒了个泡，就沉下去了。

“啊！”岸上不少行人看到了，以为有人落水或者寻短见，纷纷叫人相救。

颜小刀赶紧到船头，见薛北凡也过来看热闹，就道：“快去救他！”

薛北凡指了指划船过去的船工，“有人会救的，他功夫那么好，不差这一会儿。”

颜小刀可不干了，那愣头好歹是她亲大哥，若是她娘知道了那不是要哭死？见薛北凡还看热闹，小刀就想跳下去救他，可刚刚往外一探身子，只见郝金风已经游了过来，正扒着船要往上爬，嘴里还喊：“淫贼！我要抓你去见官！”

薛北凡惊得往后退了一步，身后白衣人捂着肚子笑得直跺脚。

郝金风爬了半天没爬上来，船底下打滑，那白衣人用麻绳将他拽了上来，送进船舱换衣服。



颜小刀觉得情况不妙啊，俗话说得好：上贼船容易，下贼船难。她现在上了薛北凡的船，还遇上了郝金风，怎么办呢？

“小姐贵姓？芳名怎么称呼？”薛北凡不愧为“淫贼”，兴趣全在颜小刀身上，边看着她手中的红伞。

颜小刀立马明白他为什么叫自己小贼了，这红纸宝伞，乍一看的确看不出特别来，但是伞里藏有乾坤，可能只有薛北海和薛北凡两兄弟认得出来。

“咦？”此时，郝金风也注意到了小刀，“你不是早上在茶棚里坐我对面的那个姑娘么？”

小刀张了张嘴，“嗯……”

“是不是这淫贼骚扰你？”郝金风正义感上来了，一手抓着毛毯，一手要去抓自己的刀，“莫怕，我这就拘捕他归案！”

薛北凡手快，把他的刀挪远了些。郝金风拿不到，又不好动作太大，只好憋在船舱里运气。

颜小刀目测着到岸边的距离，一会儿要不将锦盒塞在薛北凡手里就转身逃走？或者……正在盘算，那白衣人忽然“哦！”一声，转回房间，站在书架前翻了翻，抽出一本册子来，拿着册子出门，翻出一页给颜小刀看，“我就说眼熟！”

小刀低头一看，那是一叠旧的画影图形，眼前那张赫然是缉拿她娘颜如玉的，样貌和小刀十分相似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薛北凡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见小刀一把扯下那页画影图形，三两下扯碎了团成一团往水里一扔，动作一气呵成。黄草纸浸了水，没两下就湿透了，墨迹也糊了。

薛北凡和白衣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颜小刀。

小刀瞥了眼船舱里正四处找衣服的郝金风，警告眼前两人：“敢说出去，你俩就死定了！”

薛北凡挑起嘴角笑了，“原来神偷颜如玉有个女儿啊，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颜小刀看了他一眼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回了一句：“颜小刀。”

薛北凡皱眉，“怎么那么好看个丫头取这么个破名儿？你娘自己倒知道叫如玉。”

“你才破名儿！她说如玉和入狱谐音，不吉利，所以摊上个负心汉。”小刀暗自嘟囔了一句。白衣人对她拱拱手，“在下重华，幸会。”

颜小刀也对他拱手，仔细打量这个重华，年岁和薛北凡差不多，斯文儒雅，看着可比薛北凡顺眼得多！

重华见小刀似乎有些忌惮船舱里的郝金风，就道：“我去给他找件衣服，你们聊。”说完，进船舱带着郝金风上楼找衣服去了。

薛北凡看了看小刀手里的红纸伞，就要伸手拿，小刀赶紧往身后一藏，“我的！”

薛北凡笑了，“红纸宝伞是我薛家的传家宝，怎么会是你的？”

“你大哥给我的！”小刀将伞藏好，从包袱里拿出一个锦盒来，递过去给他，“你大哥受了伤，不过没死，他让我带着这个给你，还有提醒你小心北海派的人。”说完，对他摆摆手，“我走了。”

小刀完成了任务，正想早点脱身，身后薛北凡却一把拽住她的胳膊。

“别拉拉扯扯的！”小刀把胳膊抽回来，瞪他，“你大哥跟我击掌为盟了，我把东西带给你，红纸伞就归我了。”

“你别急，我不跟你要伞，这伞本来就是姑娘家用的，我要了也没用。”薛北凡晃了晃手里的锦盒，问，“这什么？”

“你大哥说是龙骨五图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大哥让你带龙骨五图给我？”

“嗯。”小刀点头。

薛北凡低头，打开了锦盒。

小刀本想走了，不过好奇害死猫。她想看看龙骨五图长什么模样，就凑过去一看，只见盒子里哪儿有五块龙骨啊，只有一张白纸，上边写着五个地名——九珠龙潭、仙云山瀑布、西域鬼城、奈何门、北海派。

小刀眨眨眼，薛北凡咳嗽了一声，盯着她看。

小刀仰起脸跟他对视，注意到了他的眼神后，倒抽一口凉气，“我没打开盒子看过！”

薛北凡挑眉，“是么？”

“当然！”颜小刀急了，心中颠来倒去翻了几转儿，明白过来：莫不是那薛北海诈她？

“唉，”薛北凡表示怀疑，“别是你私吞了我家的传家宝龙骨五图，想自个儿去找月海金舟和圣武皇谱吧？”

颜小刀眉间拧了个疙瘩，“若是我偷的，大可以用五块假骨头瞞哄你，怎么可能写这些？再说你看字迹，是不是你大哥的？”

薛北凡笑了，“你这丫头还挺机灵。”

小刀送了个白眼给他，“我东西送到了，我不管了，后会无期！”说完就要往岸上蹦，却听身后薛北凡慢悠悠道：“你答应我大哥的事情还没办到呢，酬劳都拿了，可不能不认账。”

小刀脚步停住，“东西已经送到你手上了！”

“我大哥让你干什么来着？”薛北凡很欠揍地用小拇指掏掏耳朵，问小刀。

“带这个锦盒给你，再提醒你小心啊。”

“那我大哥说锦盒里的是什么？”

“锦盒里……”小刀张嘴干磕半天，暗暗跺脚，好个薛北海，敢骗本姑娘！

薛北凡凑近些，对小刀道：“我大哥让你带龙骨五图给我，可没让你带张白纸给我。既然纸上写了龙骨五图的所在，你当然要帮我去将图纸找来了。红纸宝伞可是无价之宝，这世上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买卖？”

小刀一张脸涨得通红，刚想还嘴，薛北凡却接着说：“这样吧，我这人很好说话，不如我吃亏点，跟你一起去找？”

小刀郁闷，自己被讹上了！薛北海那个大乌龟，自己救了他一命，他却恩将仇报地摆她一道，又回想起那日在北海派门口遇到的薛福，小刀可算明白了——从一开始就被算计了！

“大不了我把伞还给你。”小刀虽然不舍得，不过伞哪有小命重要，这五个地方都是龙潭虎穴，去不得！而且薛北凡这人油腔滑调心机又重，看他跟他哥默契的！

薛北凡看了看伞，“啧”一声，显得那么为难，“我薛家有规矩，送出去的东西就不能再要回来。再说了，从北海派到这里至少半个月，你都用了那么久了，再还给人家怎么好意思？”

小刀知道自己算是入了黑店了，钻进薛北海的套里。想不到出师不利，刚入江湖原本以为得着把红纸宝伞大吉大利，没想到还没开始真正闯江湖就挨了一刀。

她娘总跟她说：“脸蛋越漂亮的男人越不能相信，武功越好的男人越不能相信，地位越高的男人越不能相信，嘴上越甜的男人越不能相信……总之是男人都不要相信。”她可算深有体会了！

“呵呵。”薛北凡笑得人畜无害，伸手要搭小刀的肩膀，小刀赶紧闪开。

“你可别想跑。”薛北凡余光瞥见二楼，郝金风已经换好衣服出来了，就提醒小刀，“若是让他知道你是颜如玉的女儿……”

“你敢说！”小刀也不示弱，“你别忘了你是淫贼，他要抓你的！信不信我现在就喊非礼！”

薛北凡一挑眉，“你这算栽赃嫁祸啊，我可没动手！”

小刀磨牙，“栽赃嫁祸也比你们兄弟俩联手骗人强！”

薛北凡笑得爽朗，“反正这五个地方你是去定了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”

小刀伸手捂住耳朵，深吸一口气就想喊非礼，薛北凡赶紧把她双手从耳朵上拿开，“喂，你



来真的？”

小刀回瞪，“你看我敢不敢！”

“好啊！”薛北凡挑衅一般地挑挑眉，“那我就告诉中原武林所有的人，大哥将龙骨五图交给你了！”

“呵……”小刀一口凉气抽得太猛了，差点打起嗝来，伸手指着薛北凡的鼻子，“你个死淫贼，卑鄙无耻！”

“多谢夸奖。”薛北凡脸皮比城墙还厚，笑着对颜小刀拱手，“我们第一站去九珠龙潭吧？”

“不行啊！那地方去不得！”小刀蹦起来，像是真急了。

薛北凡意外，至于么？九珠龙潭又不是什么吓人的地方。

正想详细问问，就见郝金风冲过来，“薛北凡，你调戏王妃，害得她带孕投湖，一尸两命，跟我回去见官！”

薛北凡听了这话倒是愣了，良久，问一句：“哪个王妃？”

郝金风跳脚，“你调戏过不止一个？你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就见颜小刀瞅了个空，一脚踩了船栏杆往外跃出，跟只燕子似的一擦水面……飞上岸去了。

“好轻功！”重华在船头看到了，不住赞叹。

薛北凡看了看凶巴巴的郝金风，又看了看上岸撒腿就跑的颜小刀，一笑，对重华说：“帮我招待捕快大人，我去追小美人。”说完，也一跃上岸，追小刀去了。

重华刚想问郝金风是要喝茶还是吃饭，就见那愣子又一头扎进水里，游上岸追人去了。

颜小刀刚上岸，见薛北凡追来了，赶紧钻入小巷逃走。她是头一遭来杭州，跑了个慌不择路，穿街过巷，最后被堵进死胡同里了。

后头还听薛北凡咋呼：“小美人，淫贼抓你来了！”

小刀惊得头发都炸起来了，顾不得许多，从身后院墙翻了进去。

薛北凡瞧得清楚，挑着嘴角乐，“这叫自投罗网！”

院墙后别有洞天，假山荷塘，奇花异草，远处长长的门廊连接着红瓦白墙大廊柱的宅子，一趟趟都是红木门窗金漆的顶儿，够阔气的。

小刀找了个假山躲起来，却见薛北凡也上了墙头，正东张西望地找她。

见他下了院墙，小刀赶紧猫腰钻门廊后头去，见一所宅子的窗户开着，赶紧翻进去关上窗。举目一看，屋中没人！

小刀可算松口气，就听到外头有脚步声。

随即有人问：“薛公子，你找什么？”

小刀一愣，薛公子？莫非是认识的？还有这声音耳熟啊，在哪儿听过？她赶紧钻到了屏风后面。

外头，薛北凡像是引猫似的，边召唤，边往远处找去了。

小刀见时机正好，刚想跑，门外那个脚步声却冲着门口来了，随着“咯吱”一声，门推开，有个人走了进来，关上门，到床边坐下。

小刀暗暗叫苦，只好屏气凝神，透着屏风间的缝隙往外看。一看，发现还是认识的——是今早茶摊碰上的那位，站在沈星海身后的面具姑娘！

那姑娘坐在床边，放下了手上的一个油纸包、一瓶药跟一卷纱布。

颜小刀算是明白了——自己误打误撞，跑进星海园来了。

那黑衣姑娘放下东西后，将面具摘了下来，宽衣，伸手摸自己的后背。

小刀赶紧瞧，吃了一大惊，美女！她一激动，没憋住那口气，只见姑娘原本疲倦的脸上立刻

闪过一丝杀气，抽出匕首朝着屏风射了过来。

小刀赶紧一个就地滚躲开，到了屋子中间见那姑娘还要抽刀，连忙摆手，“是我是我！”

黑衣女子看着小刀，有些疑惑，显然也认出了她来。

小刀笑眯眯说：“我不是坏人，有人追我才逃进来躲一躲的。”

黑衣女子将衣服拉上去些，小刀见她手上有血，皱眉，“你受伤啦？”

黑衣女子没说话，眼中始终有警惕。

小刀又细细打量了一番，忍不住“啧啧”两声：瞧这姑娘，二十来岁，这么好看一张脸，用个面具挡住太糟蹋啦！还是说沈星海故意将她藏起来，以免被薛北凡之类的淫贼惦记？

小刀觉得她眼睛干净，似乎没什么心眼，走上两步，“你伤在背后啊？”

她还是没做声。

“我学过医术的，给你包扎吧，你自己都够不到。”说着，小刀就跑到床边，探头朝黑衣女子背后看，那应该是一处箭伤，伤在肩胛处，倒是不算严重。

小刀脱了鞋爬上床去，盘腿坐在她身后，“伤口都坏了，你怎么不找个郎中给看看啊？”边说，边拿了她手边的药瓶子打开，一闻，皱眉头，“这个金疮药都坏了！”

黑衣姑娘回头看看小刀。

“不怕，我有好的金疮药。”小刀从腰包里摸出自家师父做的药膏来给她抹上，“这样连着擦两天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将药膏塞进黑衣姑娘手里，拿纱布帮她包扎。

处理完了伤口，两人对坐大眼瞪小眼，黑衣女子似乎有些尴尬。

小刀下床的时候，不小心压到了那个油纸包，打开一看，是个被压扁的干馒头。

黑衣姑娘穿好衣服后，拿着馒头坐在桌边吃起来，就着凉茶。面具始终放在手边，像是随时要戴。

小刀试探地问了句：“沈星海克扣你工钱啊？”

“咳咳……”姑娘被水呛着了，捶胸口，终于开口，“少主对我很好。”

小刀刚刚给她处理伤口的时候，见她身上大大小小的伤不少，“那你自虐？”

黑衣姑娘给小刀也倒了杯水。

小刀捧着茶杯翘着嘴角，“我叫颜小刀，你呢？”

“楼晓月。”

“好听。”

小刀的夸奖似乎让楼晓月有些不好意思，她又瞧瞧小刀，“谁在追你？”

“我告诉你，你不好出卖我啊。”小刀趴在桌上无精打采，“我可倒霉了！”

黑衣姑娘很认真地点头。

“薛北凡那个大淫贼！”

小刀话刚出口，就听门口薛北凡的声音传来，“我是大淫贼，你是小淫贼！”

小刀蹦了起来，楼晓月一指屏风后面，小刀赶紧藏进去。

楼晓月开门，薛北凡果然站在那儿，也不知道停了多久，正往里头张望，“那丫头呢？”

“没人。”楼晓月回答。

薛北凡乐了，“有吧？没人的话，小花猫得有一只。”

“也没。”楼晓月回答直来直去，似乎不会拐弯。

“我刚刚明明听到她在里头说话。”

“证据。”

薛北凡张了张嘴，指指自己的耳朵，“我听到了。”

楼晓月依然一板一眼，“口说无凭。”

薛北凡张着嘴，一时显得没辙。



小刀扒着屏风乐。解气！

楼晓月把着门不让薛北凡进来。

这时候，沈星海从院子外走了进来，就见楼晓月没戴面具，衣服也只是随意一扣，他的眉头就皱了上来。

薛北凡瞥见他的神色，忽然拖了个怪调子说：“啊，楼姑娘平日戴着面具，想不到原来长这么漂亮。”

楼晓月这才想起来自己忘记戴面具了，跑回去拿，薛北凡趁机就往屋里走。

晓月伸手拦住，不让他靠近屏风。

“放肆！”沈星海面露不悦，“薛兄是我的客人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！”

楼晓月低下头，但刚刚跟小刀说好了，不能让她被发现，于是也没把手收回来。

沈星海脸色又难看了几分。

小刀在屏风后面看得清楚，心里冒火，薛北凡那个小人！

薛北凡也没想到会连累楼晓月挨骂，有些过意不去，刚想劝两句，就听屏风后面……

“薛北凡！”颜小刀气势汹汹地走出来，到了晓月身边，瞧瞧沈星海又瞧瞧薛北凡，“她受伤了都没人包扎，中午只就着凉水吃了一个馒头，你们两个大男人欺负她个姑娘有意思么？”

小刀一句话，把沈星海和薛北凡都说愣了。

楼晓月轻轻拽了拽小刀的袖子，小声说：“不得对少主无礼。”

小刀无语，楼晓月莫不是有什么把柄在沈星海手上？

“少爷，”正这会儿，一个小厮跑来禀报沈星海，“金刀神捕郝金风在外面求见。”

沈星海回过神来，对薛北凡说：“我去拖住他，你找个地方避一避。”

薛北凡点头。

沈星海又看了眼楼晓月，还有桌上的油纸包和金疮药，眼中似乎闪过些什么，是怜惜或是不悦？反正楼晓月是低着头没看到，小刀倒是看出了点端倪。

楼晓月要戴上面具跟着去。

沈星海却低沉着声音说：“今天不用你跟，伤养好了再说。”

说完，走了。

楼晓月拿着面具发呆。

薛北凡见颜小刀跟着蟑螂似的看自己，嘟囔了一句：“我又不是故意的。”

小刀哼了一声，上去拉晓月，“咱们出去吃饭吧。”

“不如我请客……”薛北凡赶紧插上一句，“当给晓月姑娘赔罪。”

小刀斜睨了他一眼，小声在晓月耳边说：“晓月，这个人是个淫贼，调戏人家大肚子，害得人跳河一尸两命！”

“我没……”薛北凡没来得及解释，小刀已经拉着晓月走了。

薛北凡叹气，跟上，准备帮两人付账去。

出门没走几步，薛北凡往两人身边凑了凑，“小刀啊……”

“别叫得那么亲，跟你又不熟。”

“小刀，咱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小刀刚刚一时冲动想给晓月出气，这会儿想起正经事来了，糟糕！

“九珠龙潭离这里最近，明天启程怎么样？”

“不去！”小刀躲到晓月身后，“我不跟淫贼一起出门的，危险！”

“喂。”薛北凡气不过，“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调戏有夫之妇？别冤枉我啊。”

“郝金风说得有板有眼。”